

罗莎·卢森堡 (1871-191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制作

共用专用 严禁售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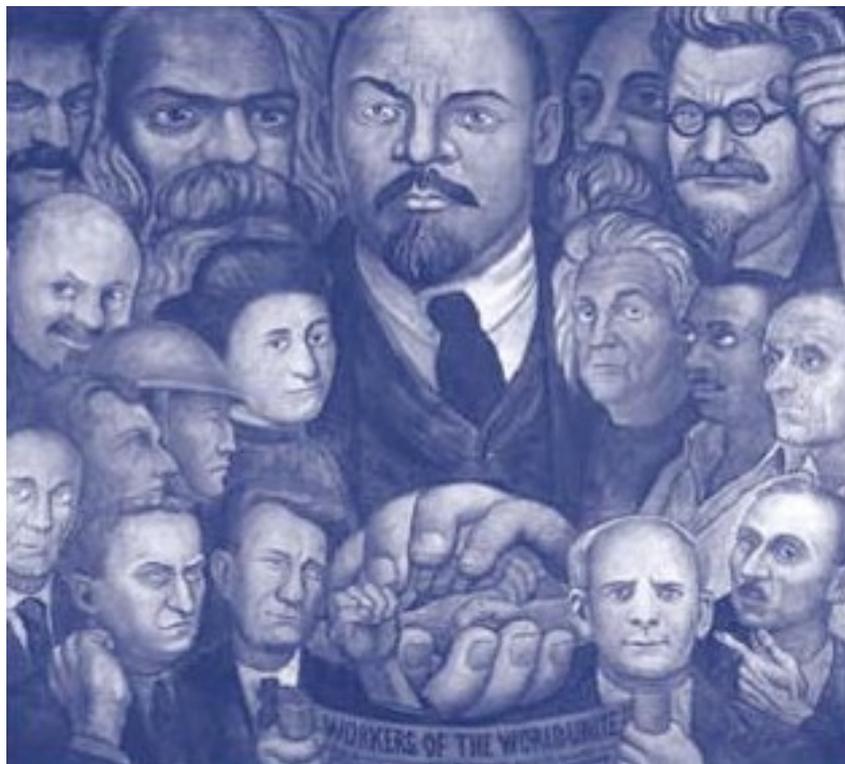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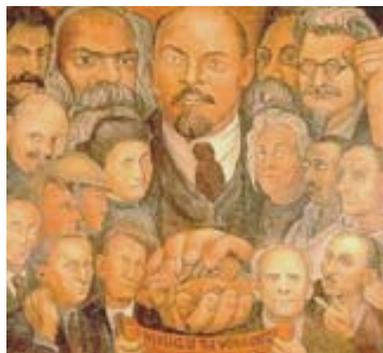
2012

季耶、sovietlijie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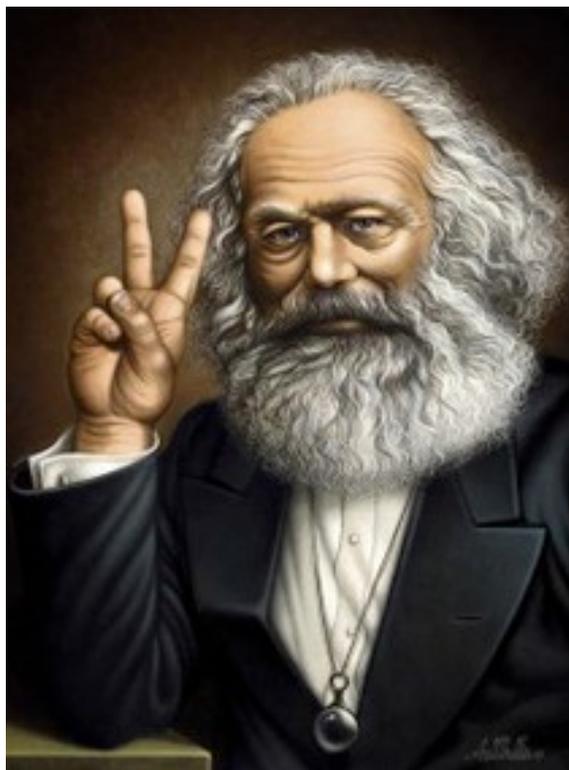
来源：

<http://getpoliticalnow.com/political-lives>

卢森堡是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中心人物之一



在为自由、正义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那些自称采用了卡尔·马克思的思想的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卢森堡出生在一个殷实富足、教养颇高，并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家庭。随着长大成人，原有的人道观念和阶级压迫、冲突的现实，使她形成了批判思维和行动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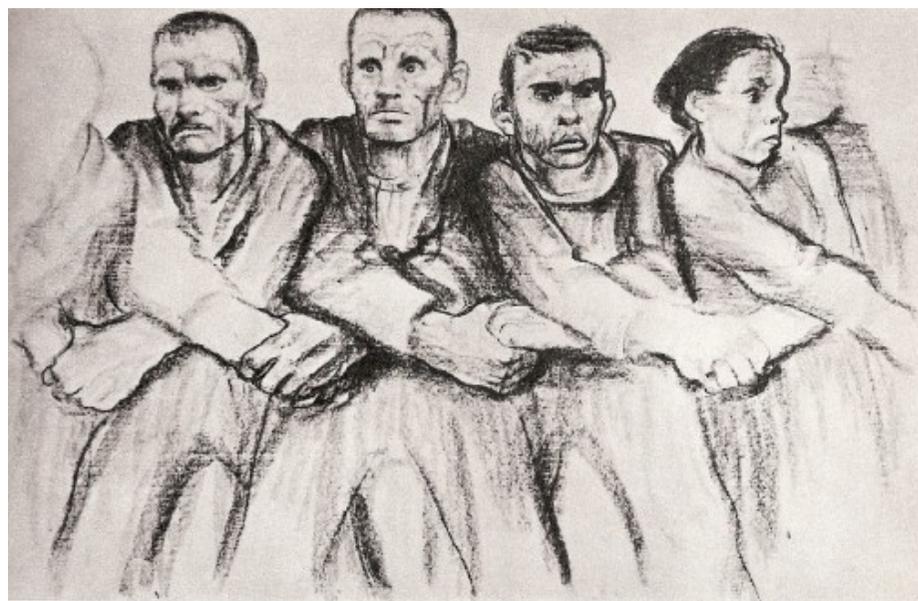


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扩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变得愈加团结、愈加富有战斗性。这便使得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了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和大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

战斗性



团结



还是十几岁的时候，卢森堡
便作为激进学生参与了祖国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



她既是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又是热忱的行动派，并且完全忠诚于工人阶级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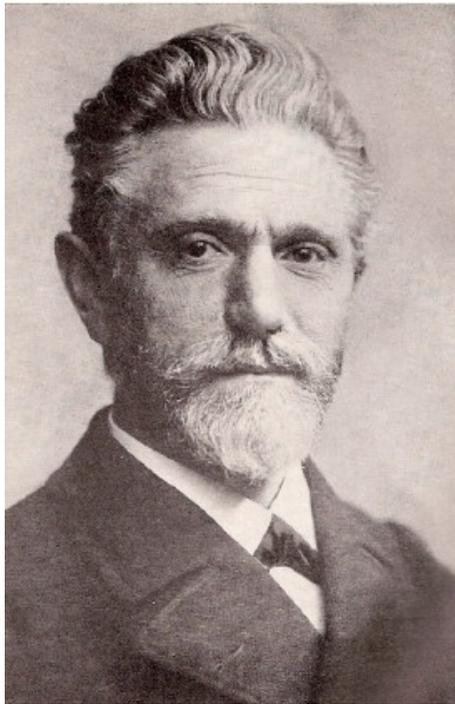
就像在当今世界许多地方一样，承担下自己注定将扮演的角色，这对一名女性来说，是不寻常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将数百万人吸引到社会主义事业中来，他们的胜利被许多人视作表明了历史“必然的进步”。许多年来，它被视为马克思引导下的社会主义党的典范——而在许多地方也兴起了其他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



表面上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无疑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正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愈来愈倾向于向党内官僚主义和非革命的力量作出影响深远的妥协。

奥古斯特·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老前辈”



卡尔·考茨基——“马克思主义的教皇”



卢森堡决定转到德国，加入成员众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协力在这个工业资本主义的中心建构工人运动、发展马克思主义。倍倍尔对她赞赏有加，但也对这具革命火把的光芒感到不安。

她很快便证明自己能够担当革命领袖。



后来，卢森堡跟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争取妇女权益的领袖——克拉拉·蔡特金的关系变得异常亲密。

卢森堡支持蔡特金的工作，但拒绝把自己的心力全部放在“妇女问题”上。

当时运动中那些富有争议的更加核心的问题，是她的理论和行动的焦点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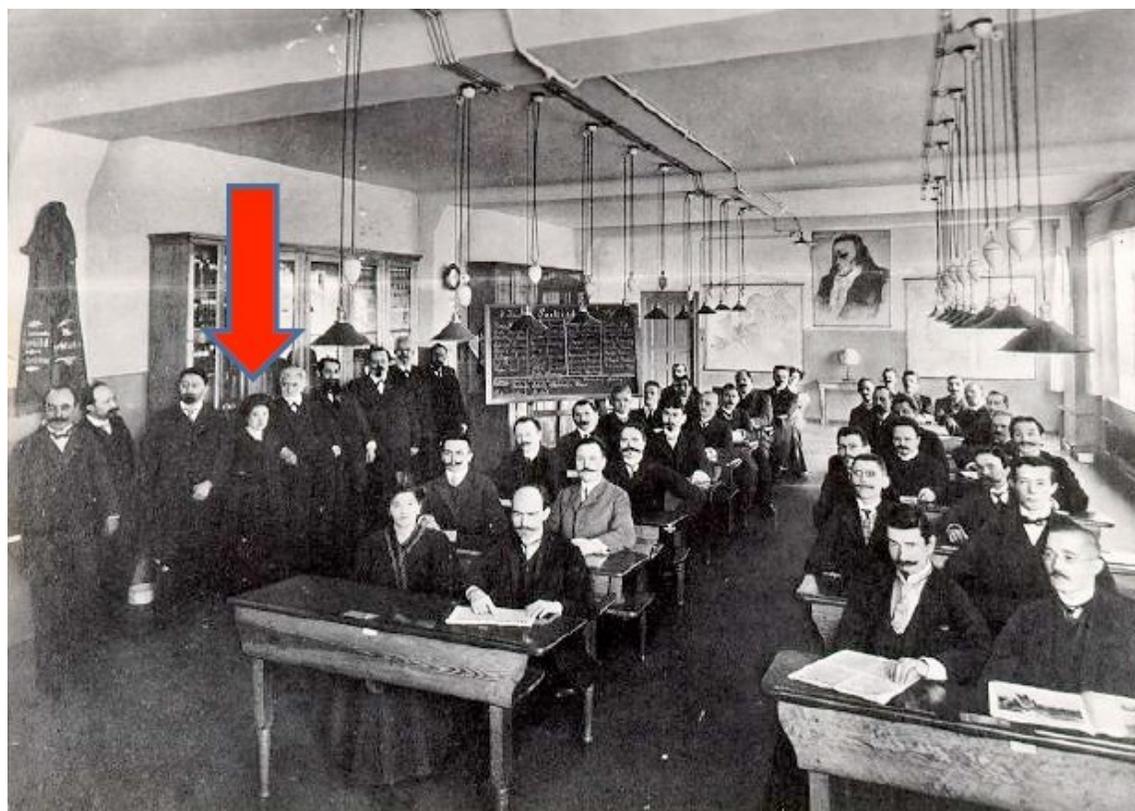


总之，她是一名革命活动分子，
并且不只有一次地被投入监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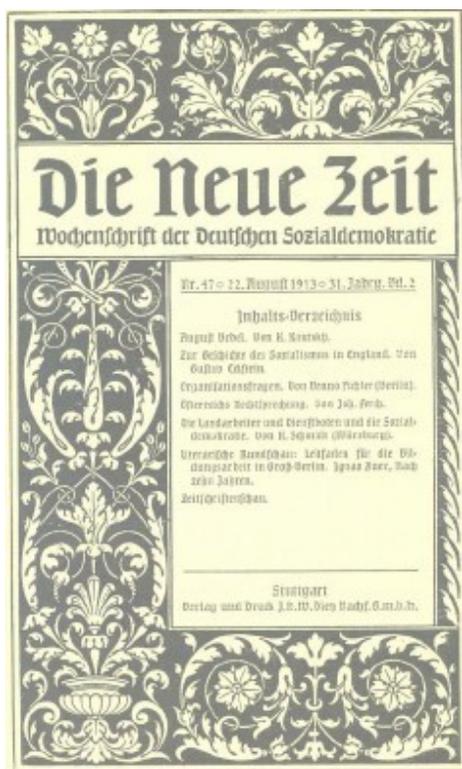
狱中的罗莎·卢森堡

许多年来，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工人和积极分子开设的学校里任教，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优秀教师。



她定期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核心期刊《新时代》（Die Neue Zeit）在内的德国社会主义刊物撰稿，并作为核心成员之一定期参加社会主义国际（即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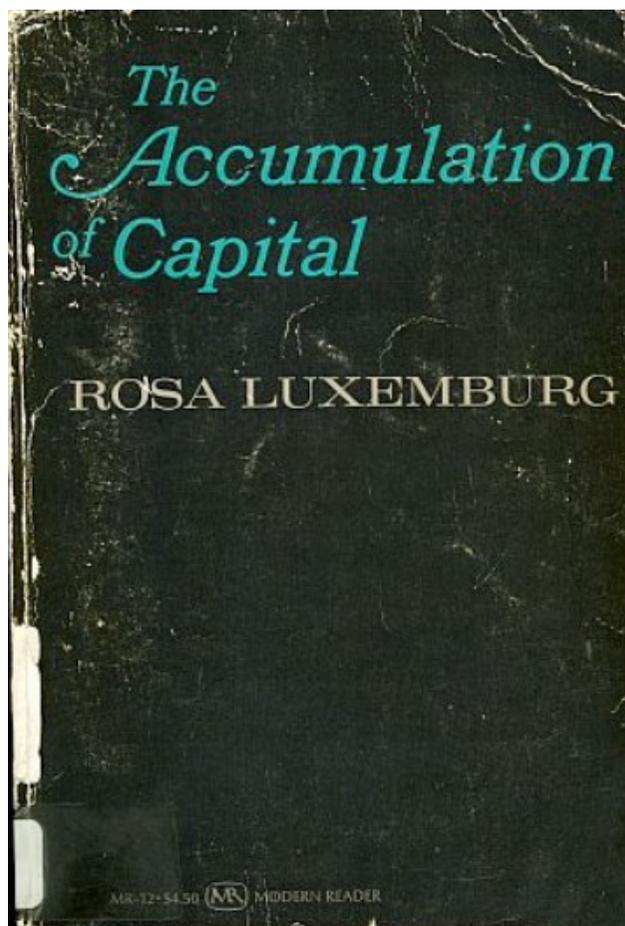
由考茨基主编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期刊《新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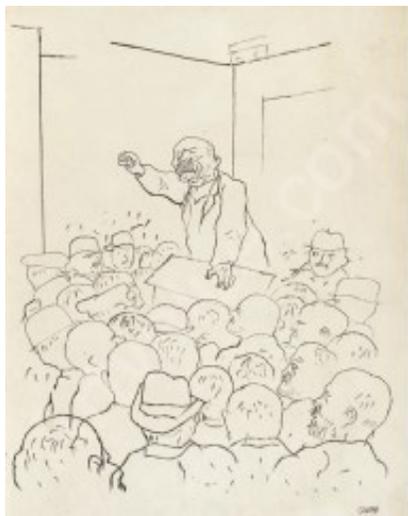
1904 年参加社会主义国际代表大会的罗莎·卢森堡。站在她前面的是片山潜（日本）、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俄国）。站在她后面的是维克多·阿德勒（奥地利）和卡尔·考茨基（右）。



她是一位富有创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动力的研究方面均做了开创性的贡献。



她还是一位重要的演说家，
穿梭德国各处向工人阶级演讲。



卢森堡也是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最杰出有力的雄辩家之一，她在理论、战略以及策略问题上的论辩既巧妙又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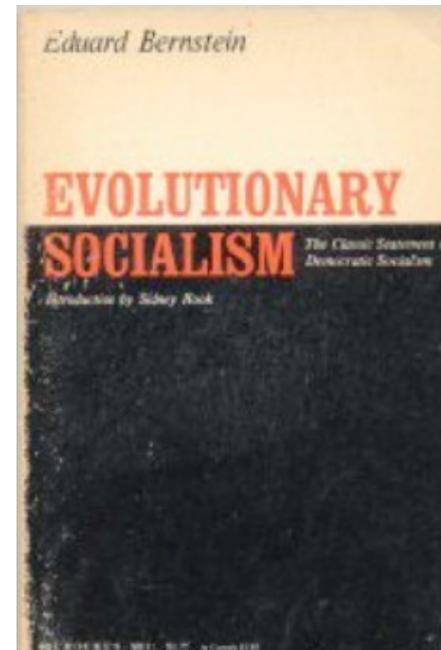


社会民主党变得愈益成功、强大，这就使得一些党员全然只关心党在选举中的收获、工会的成绩和温和的改良——忘记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反正资本主义在遥远的未来“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取代）。

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应该得到修正。



他觉得能够通过渐进改良来消除资本主义的罪恶。



出于对党的忠诚，卢森堡一方面对改良派、另一方面也对自称为“正统派”的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仅仅满足于“正统的”教条是不够的。

马克思主义必须作为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继续发展——以助于丰富知识、加强批判意识。



卢森堡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并为工人运动新发展作准备。

- 着力于温和改良并期待未来“必然的”革命，这并不足够。
- 改良必需与革命的战略相配合。
- 在工人运动中，民主和群众性行动必须战胜官僚主义和保守倾向。



群众行动

（卢森堡也曾以群众罢工问题涉及于此）
是指由资本主义运行而不时导致的 被
压迫者的愤怒的大爆发。



卢森堡在革命起义和群众斗争的意义上发展了这一概念，她也参加了1905和1906年席卷东欧的革命起义与群众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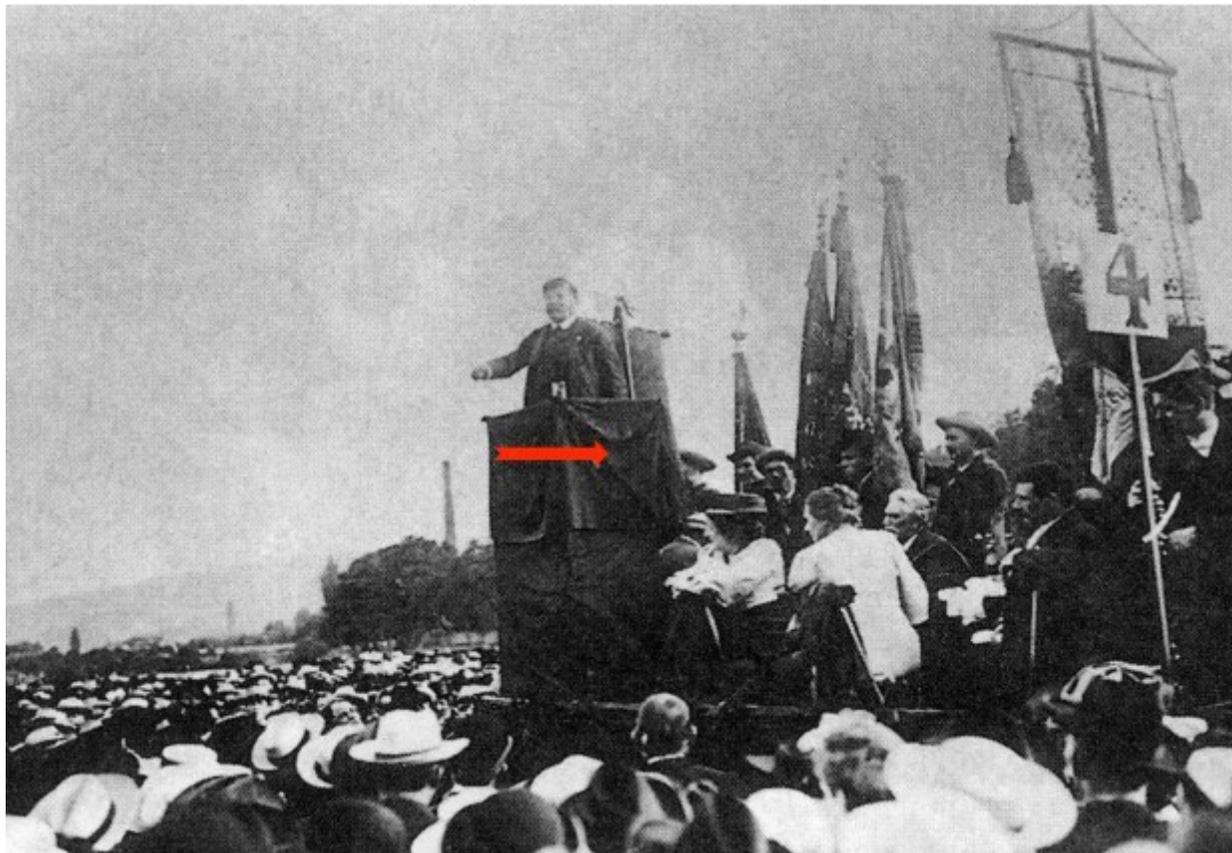
“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群众罢工与局部罢工，示威性罢工与斗争性罢工，各个行业与各个城市的总罢工，和平的工资斗争与巷战、街垒战——所有这些形式的罢工是互相混杂地、互相并列地、互相交叉地进行的，它们象涨满河水的大川相互波及；这是由许多现象组成的汪洋大海，它永远都在运动着，变化着。”——《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年）



卢森堡认为，伴随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群众能量和起义反抗要能够互相推动，这便会有助于形成和提高意识，提供资源和组织，并且在斗争中形成焦点和领导层。



她指出，社会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最明确、阶级觉悟最高的先锋队”，“不能听天由命地悠然等着‘革命形势’的出现。”而是“永远都应走在事物发展的前面，并且努力去加速这种发展。”——《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年）



卢森堡认为，替代资本主义的
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状态。

社会主义不会是
“必然进步”的结果。

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积
极推动，资本主义就不
会被替代。

她曾预言：

- 资本家不会允许民主逐渐
导向社会主义
- 工人所取得的改良将会被
蚕食，并且
- 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将
导致可怕的世界大战。



就像卢森堡所预言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爆发了—— 它被许多社会主义者们称为“帝国主义屠杀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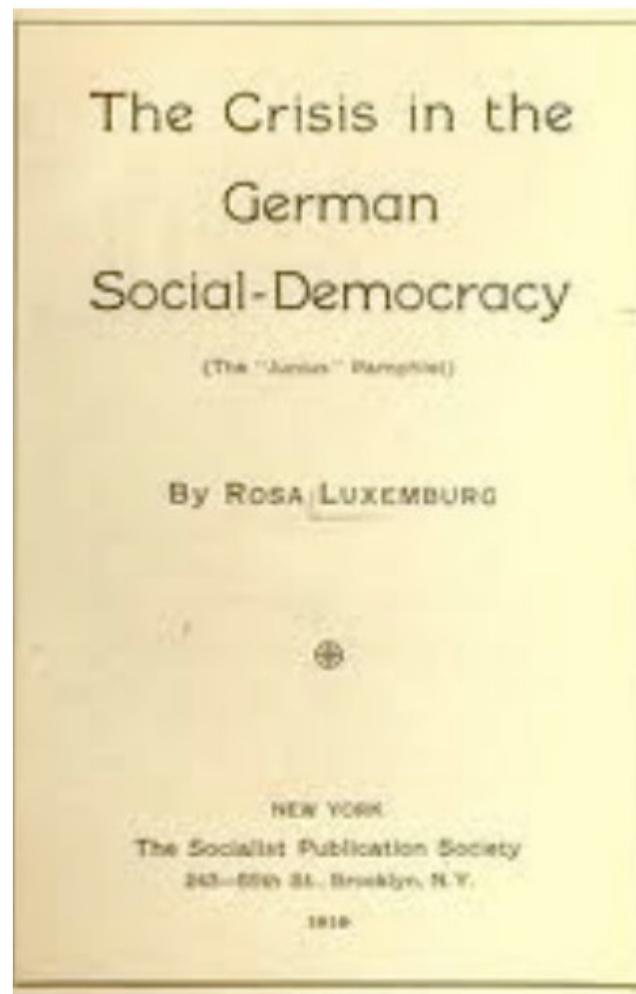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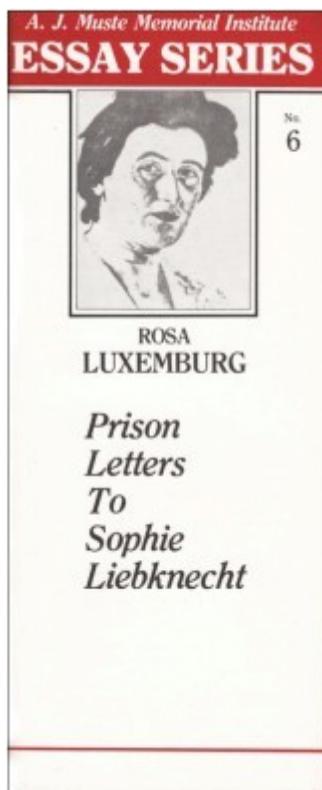


德国的社会主义“领袖们”，像弗里德里希·亚伯特（倍倍尔在1913年去世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菲利浦·谢德曼，热烈支持德国的战争事业，并且坚持他们党要表现出类似的“爱国主义”。



由于反对战争，卢森堡被捕入狱——但她仍然坚持反战立场，并且通过和监狱外的革命同志的联系而变得愈加坚定，她还以不妥协的分析来阐明自己的反战立场。

这本收录有卢森堡狱中通信的小册子的封面上是她的自画像。



通过考察“全面战争”，卢森堡提出：“另一场类似的大战，和社会主义的愿景将被埋葬于帝国主义野蛮状态之下。”她指出在伤亡者当中，“十分之九……来自于城市和农村的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危机. 八》（即《尤尼乌斯小册子》）



“这是对欧洲无产阶级的大规模破坏。数百万生命被摧残。数百万人成为无望的残疾。”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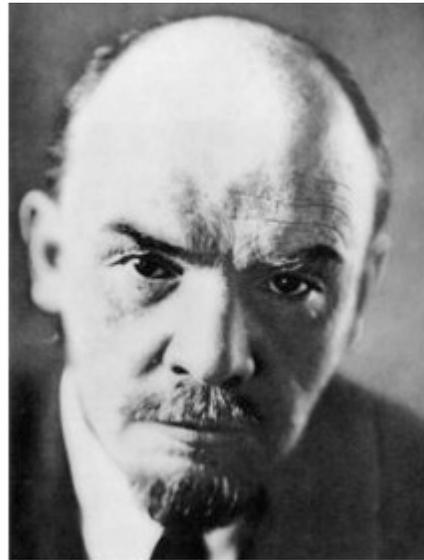
“死亡的大镰刀日复一日地割倒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希望。他们是国际社会主义中最优秀、最富才智，且最有教养的人……现代劳工运动……英国、比利时、德国和俄国的工人阶级被窒息、被屠戮。”——《社会民主党的危机. 八》



然而，战争的恐怖催生了
群众的愤怒与激进化。

在俄国——它遭受着君主专制和新的世界
大战灾难的双重苦痛——反叛的力量将改
变世界历史。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已经在俄国进行了大量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推动工人阶级的事业、缔造激进民主，工人政权和社会主义。他对建设革命组织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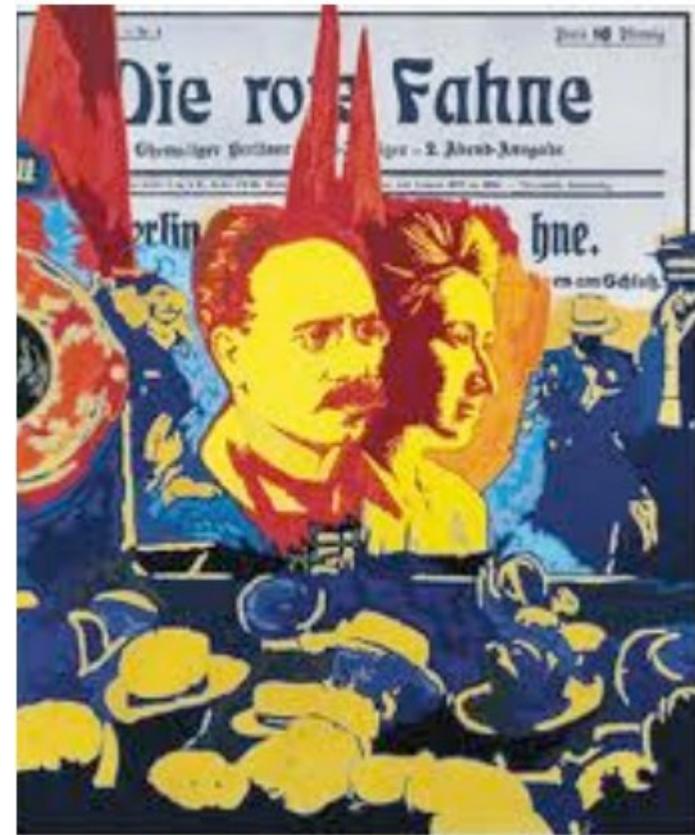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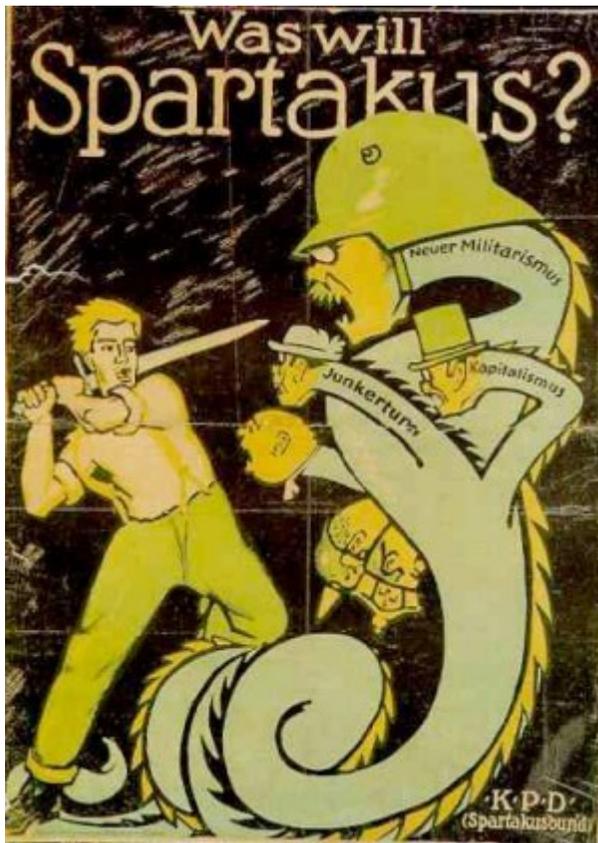


革命国际主义

追随列宁的俄国共产主义者们坚信，如果没有出现扫清君主和资本家统治的世界革命高潮，他们便不会取得胜利。



由于组织斯巴达克联盟（以古罗马时代伟大的奴隶起义领袖命名）进行反战活动，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一联盟后来演变为德国共产党。



随着德国的战争事业在1918年崩溃，德国的君主制——德皇的政权——在一次革命起义中被推翻了。



德国工人阶级越来越接近 夺取政权

卡尔·李卜克内西
对工人阶级群众讲演



柏林的革命群众举行集
会要求社会主义



德国上层阶级急忙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温和领导人达成协定——宣布成立新的共和国。



弗里德里希·亚伯特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将领导德意志共和国。

作为回报，德国资本主义将不会被社会主义替代：新政权将致力于保存资本主义——当然，会伴随着有限的社会改革。



卢森堡和其他革命者都认为亚伯特的妥协行径是向德国工人革命的背后捅了一刀。斯巴达克联盟于是发起战斗，以赢回革命。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竭尽全力地投入
为在德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

在卢森堡看来，她为之
奋斗的未来社会是必须
由个人所组成的群众来
实现的活生生的现实。
她认为“社会主义决不
可能通过命令来建立——
社会主义必需由群众、
由每一位工人来创造。”
《我们的纲领和政治地
位》



但是俄国以外的
革命高潮都被击
败了。

在德国，右翼和军
国主义分子
（其中许多人后来
成为希特勒的纳粹
运动的基干）用残
酷的暴行协力粉碎
革命的群众。



准军事武装自由军团 (*Freikorps*) 逮捕并杀害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

伟大的德国艺术家柯勒惠支 (Köthe Kollwitz) 创作了一幅版画《悼念李卜克内西》。

当卢森堡的遗体最终被人从兰德威尔运河打捞上来时，画家马克斯·贝克曼 (Max Beckmann) 以表现主义画作《来自地狱的殉难者》致以哀悼。



他们那些来自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和其他人一道集会，向烈士致敬。两人的纪念碑由著名建筑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设计，可是七年后被纳粹分子捣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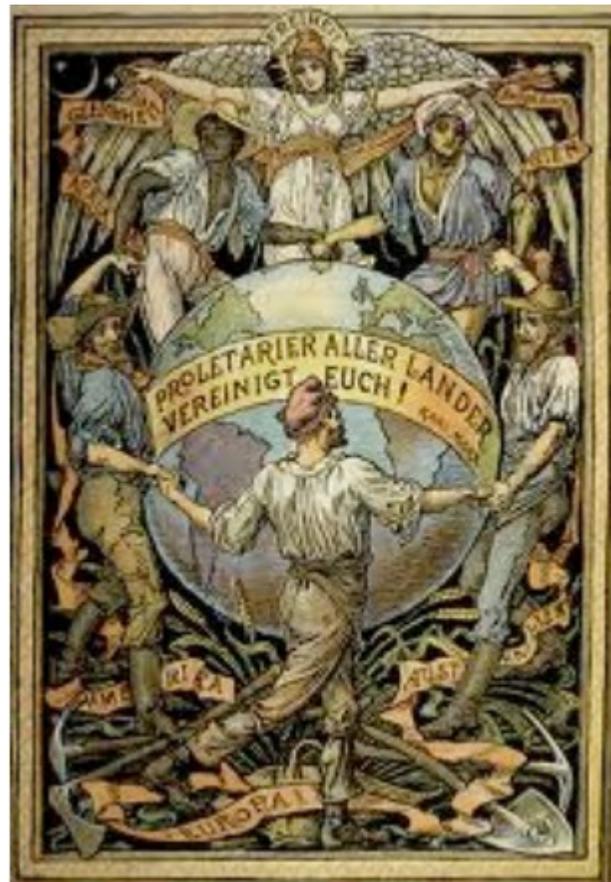
如果卢森堡得以幸存的话，
她将能够给予德国的革命工
人争取胜利所需的领导。



德国工人阶级如果取得胜利，就可以防止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的兴起。毫无疑问，卢森堡之死助长了她所警告过的野蛮状态的降临。



如果在德国，工人革命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取得胜利，那么便可以避免一些二十世纪最惨烈的灾难的发生。



虽然支持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革命，但在去世前，
罗莎·卢森堡曾质疑过他们所犯的最严重的错
误——将作为面对巨大灾难而采取的应急措施的
专制手段归为革命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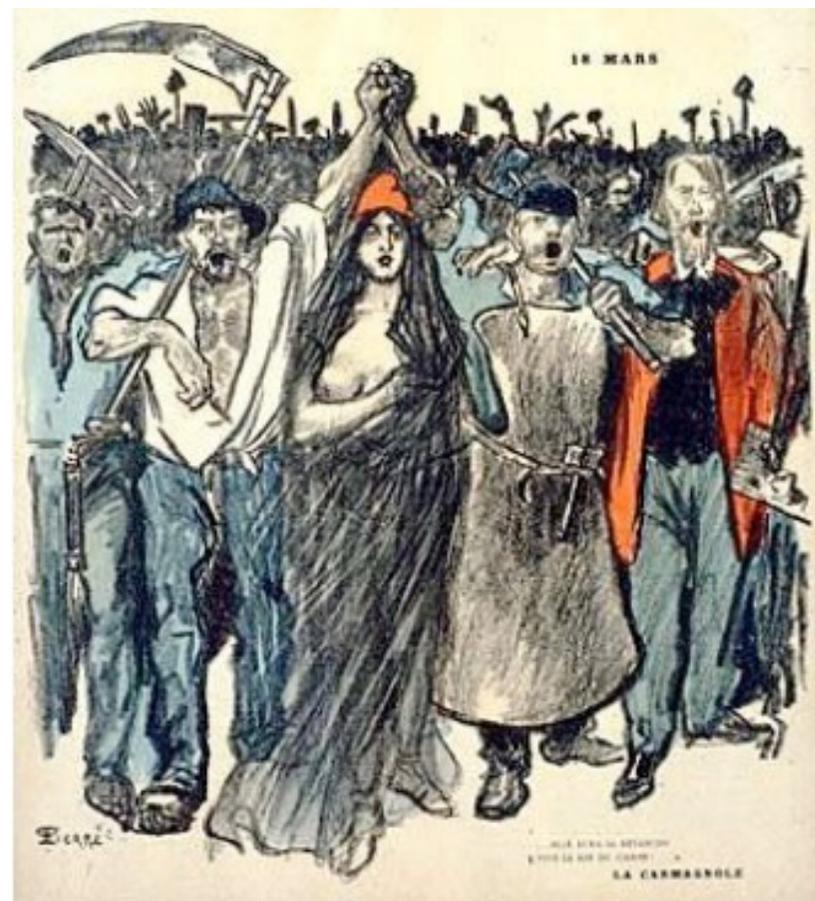


“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作为现成的
耶诞节礼物送给曾在这一期间忠实
支持了一小撮社会主义独裁者的恭顺
的人民。”——《论俄国革命·四》

对卢森堡而言，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意味着充分自由的人民的统治。

“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它在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那一时刻开始了。它无非是无产阶级专政。”

——《论俄国革命·四》



她警告道：“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

《论俄国革命．四》

“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另一方面，卢森堡坚称，“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同志完全做到了。”——《论俄国革命·二》

并且，“同样不容怀疑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他们的荆棘丛生、陷阱遍地的道路上，仅仅是在内心十分疑惑并且思想上非常勉强的情况下采取许多决定性步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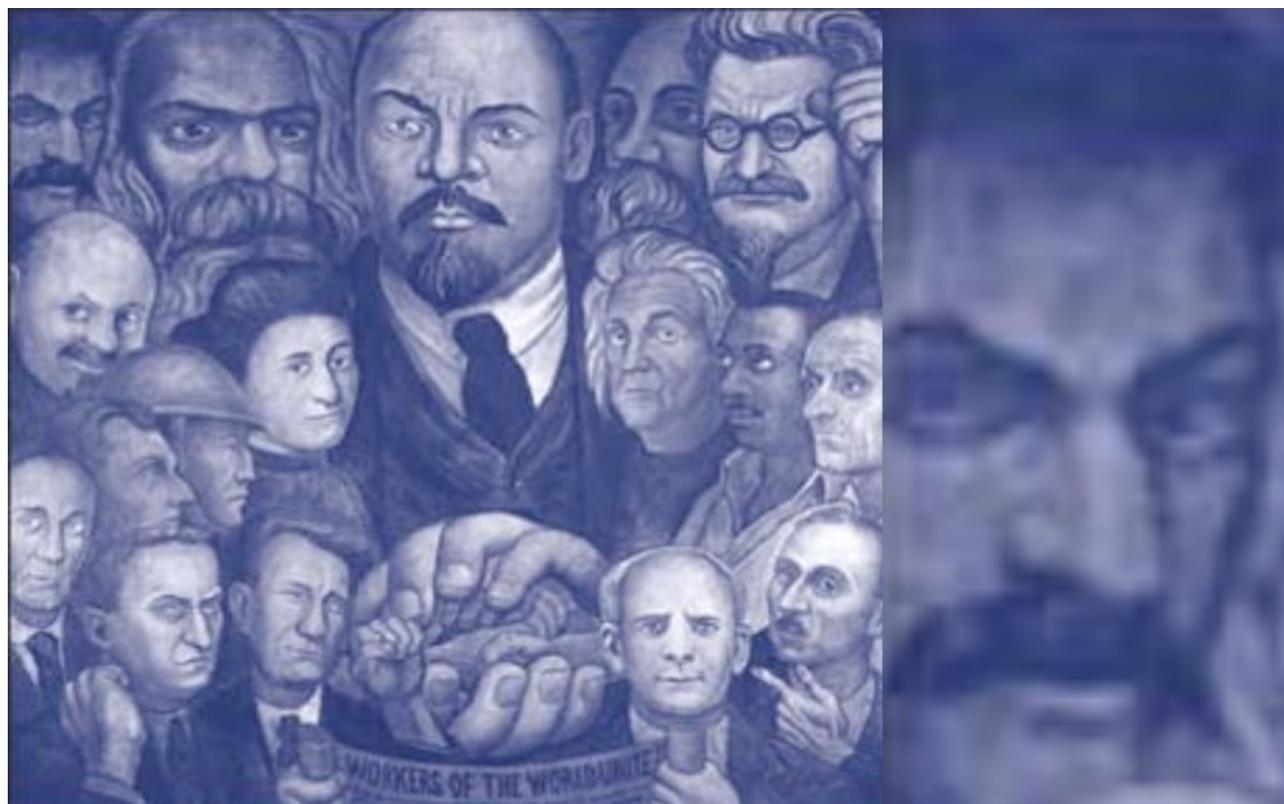


她强调指出：“俄国革命的命运是完全取决于国际（事件）的。布尔什维克在确定自己的政策时完全着眼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正是他们的政治远见、他们的原则坚定性、他们的政策的魄力的光辉证明。”——《论俄国革命·一》

按照卢森堡的观点，德国工人的胜利可以减轻阻遏俄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的压力。



俄国革命的孤立，加上1920年代初列宁的病危，使斯大林领导下的官僚专制得以兴起。为实现俄国的现代化，斯大林运用极端的暴力来镇压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甚至连共产党人也不例外。这一切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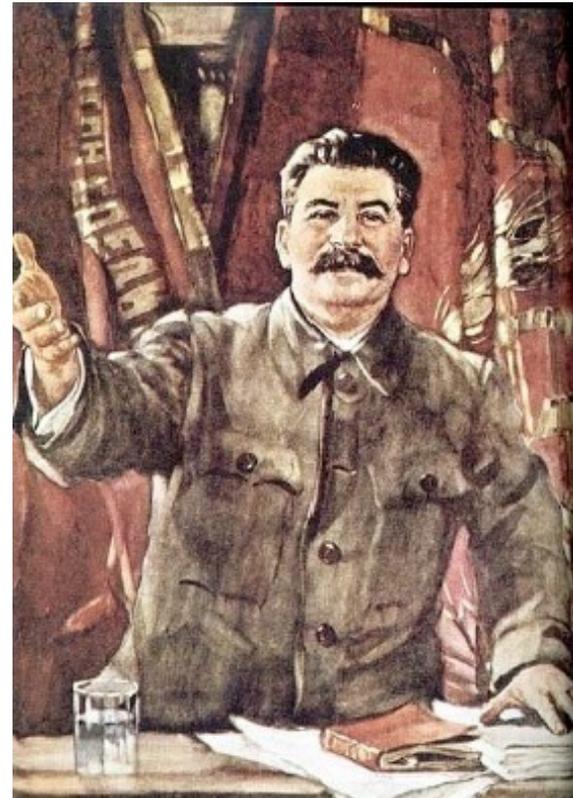


有一些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是水火不容的。

罗莎·卢森堡——
热忱支持人类自由
和社会主义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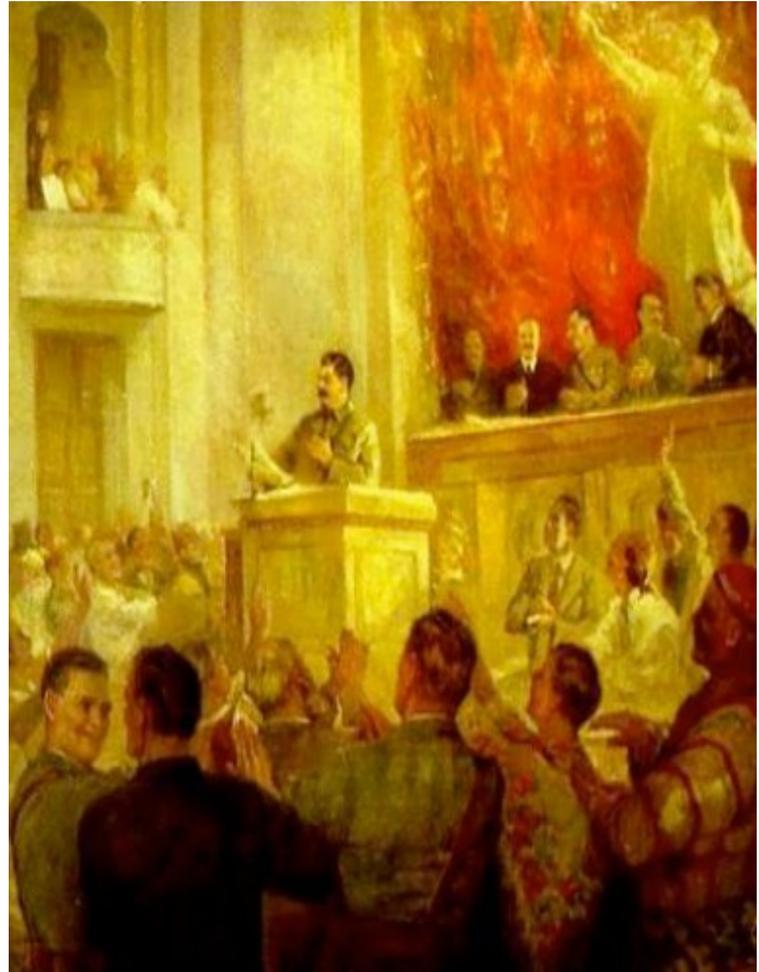
约瑟夫·斯大林——
官僚专制和杀气腾腾
的粗暴领袖。



斯大林坚持，卢森堡绝不是他那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

斯大林在1931年一篇文章《关于布尔什维克历史的一些问题》中，批评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协力领导的左翼是“软弱无力的小组织，没有组织形态，意识形态装备不良。”

斯大林判定卢森堡被“证明太不成熟，不能遵循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脚步。”





罗莎·卢森堡的方向与斯大林的当然不相容——她代表社会主义民主的反对独裁，并且始终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她所代表的事物比二十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社会民主主义”要革命得多。



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国际（或称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告瓦解，战后得以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遭受蹂躏，并在其后再次重建。它那些温和的社会党和工党与马克思的理念拉扯纠结——最终接纳以爱德华·伯恩斯坦为代表的改良主义。



1 *First Congress of 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in Frankfurt, July 1951*

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突飞猛进——他们声称能提供介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其表现形式便是福利国家。

柏林和其他地方的冷战对峙见证了社民党们与“西方阵营”站在一边，共同反对共产主义。

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领导的英国工党在1945年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人们满心以为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却终究未能实现）。



SOCIALISTS sparked Berlin's fight against the Kremlin during the crisis. The banner reads, "Where there is fear, there is no freedom; without freedom, no social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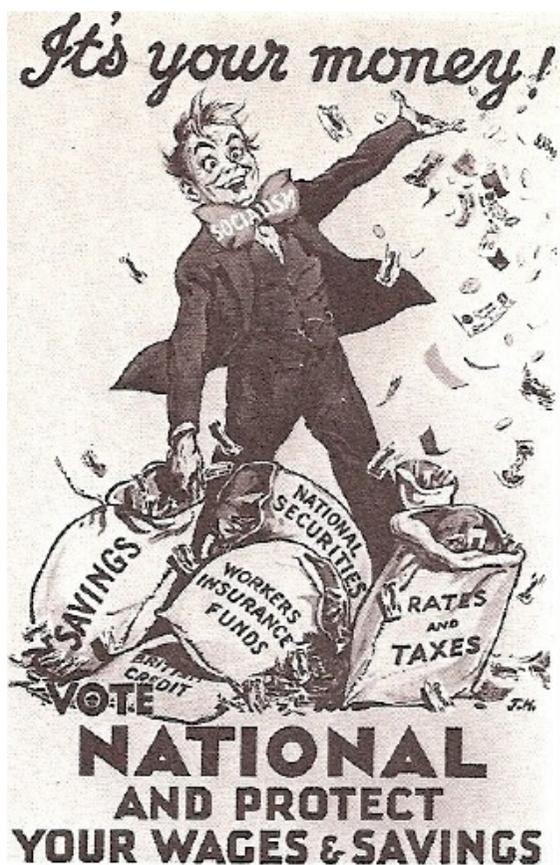
多年来，温和的社会党、社民党和工党在许多国家都曾赢得过选举。尽管他们的一些领袖具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背景比如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和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但这些政党从未认真挑战过资本主义——他们遵循首先由爱德华·伯恩斯坦所宣导的改良主义渐进策略。

挥舞着一顶帽子的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ill），有段时期受到图中挥手的安奈林·比万从左翼发起的挑战。

1980年代西德、瑞典和奥地利的社民党领导人勃兰特、奥洛夫·帕尔梅（Olaf Palme）以及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



标榜为所有人提供“社会安全网”的福利国家已普遍被保守派打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并且被指责是在劫富济贫。



这种普遍的理解和真正的社会主义 毫无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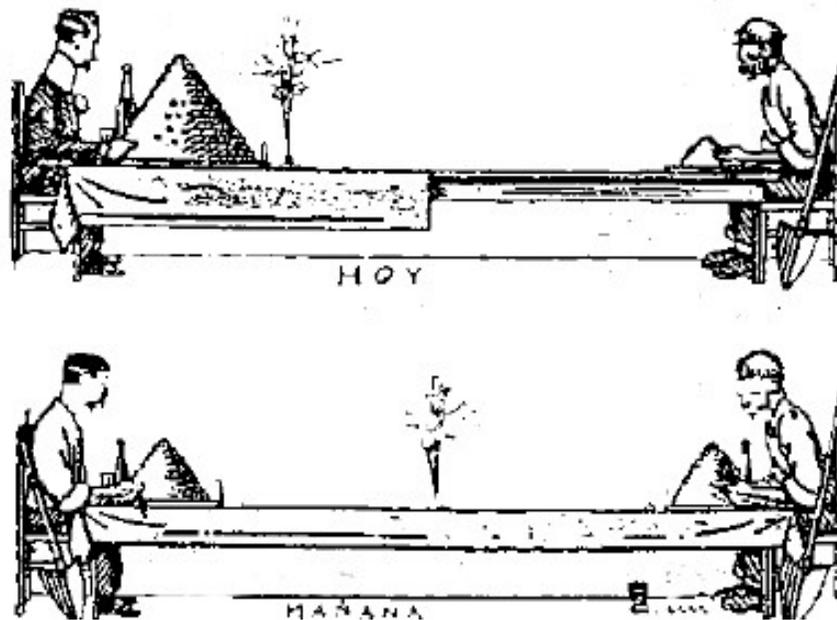
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那样，伯恩斯坦为社民主义开出的改良主义远景——体现为福利国家——总归是资本主义的改良，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经济民主。

她指出，全球资本主义是如此不稳定，以至于这般甜蜜的改良成果也难以持续。



就像下面这幅1970年代初智利卡通所描绘的那样，真正的社会主义指涉的是对经济权力和福祉的彻底再分配。

Hoy (今天) 是资本主义, *mañana* (明天) 才是社会主义。



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得到军方支援的智利的上层阶级，在1973年9月11日推翻了民选的马克思主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杀害数千阿连德的支持者，把成千上万人关进监狱，并在智利实行了十七年的残酷的右翼独裁统治。

(美国政府完全支持政变和独裁——并且协力推动实现它们。)

二十一世纪初，社会民主主义已然表明自己比以前更加地不“激进”，时常为了挽救资本主义而协助推行侵害工人利益的政策。

希腊总理兼社会党国际主席帕潘德里欧（中）与保守的欧洲领导人商讨如何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



希腊工人、学生和其他示威者上街抗议毁灭他们生活水准和生活品质的紧缩政策和资本主义的危机。



罗莎·卢森堡依然鼓舞着今天
反抗现实压迫的人们。



卢森堡对1918年失败的描述对当前的情况也是富有教益的：



“社会主义的整个道路上——仅就革命斗争而言，铺满了纯粹的失败。……我们从历次‘失败’中吸取历史经验、知识、力量、理想主义，要是没有这些失败，我们今天会停留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正是立足于我们必不可少的那些失败之上的，每次失败都是我们的力量和目标明确性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些不可避免的失败积累起来恰恰是未来的最后胜利的保障。”——《柏林秩序井然》

“明天革命就将‘隆隆地再次冲天而起’，
吹着军号，令你们胆战心惊地宣告：
我来过，又到了，还将至！”



当我们为更美好的世界而斗争时这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和活动家便值得我们去铭记……值得我们去学习。

